

画一个家,让往事住下

□葛亚夫

陪女儿做手工作业,主题是“我的梦想”。女儿目似瞑,切换进梦想状态……然后,霍地睁眼,奋笔疾书。我鞍前马后地侍候着,削笔递颜料,就想看看她的梦想是什么。

女儿先画下星星,每个星都笑着,她走在上面,蹦蹦跳跳。接着,画了一弯月牙,她骑在上面,划呀划。一个人玩累了,想起老家的小狗和小猫了吧?她一左一右画上,她坐在正中间。吃点什么好呢?她又画上棒棒糖一样的花和骨头一样的草。好了!她满意极了。

我有些落寞,问她没了吗?这就是全部的梦想。女儿看看她的作品,坚定地点点头。

我绝望了。在她的梦想里,只有她自己,没有爸妈。我们那么爱她,但在她心里,竟连猫狗都不如。妻挤兑我:出来混总是要还的!女儿来替爷奶劫富济贫了……我心中一凛,她说得对!我的梦想又何尝有过父母呢!女儿的画,我也曾画过,很多也正在实现着。

女儿把画笔递给我,让我画我的梦想。我握着笔,手抖抖索索,竟不知如何下笔。

我画下一轮月亮。月光下,我哼着歌,无所事事闲逛。影子比我还长,就像那些夜晚的黑暗和忧伤。我都记得!只是记不清父母是第几次争吵?我第几次离家游荡?我又画下五颗星星。那两颗横眉冷对的,是爸和妈;那两颗瑟缩一起的,是大姐、二姐和我。我的梦想是一颗流星或扫把星。但那一颗!是被送人的三姐。我一出生,家里就没了三姐的天空。

为此,我成了家的原罪。我一直在逃离,想换回三姐赎罪。我逃离了,但时光却没有回去。我在爸妈的房子上,画下一扇窗和一张床。多少年了,它们依然等着、空着……

我画下一群羊,白云般追逐着河流和草坡。又画一些鸟,叽叽喳喳围着我。草叶上和麦田里,雨点儿像梦一样。我画下花,以及摘花的姑娘。我记得她的笑,两个酒窝,微醺了少年时光。我画下土灶、柴禾和玫红被窝,但那两个一起生来一起活的人,并没有我。我画下袅袅的炊烟,遮住月亮和星星的脸。灯火也熄灭了,黑夜那条漫漫的路,尽头人家已入梦。我走在

影子的黑夜里,像钻进死胡同。那时,我多想遇见一只对我犬吠的狗!

妻,如果那时遇到你,该多好!我走了太远的黑路,也远了自己、黑了自己,甚至模糊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以及如何表述爱意。同一张脸上,爱和恨那么反复无常!我怕!当你问我,是否爱你?我真不知如何回答。一如你对我怒目相视,我一样不知所措。

你教会我,爱他就会恨他!爱多深就恨多深!若连恨都不恨了,爱也不爱了。

最后,我在空窗边画下父母,在空床上画下我。他们很恨我,也很爱我。就像现在,我恨他们,也爱他们。我拿过女儿的橡皮,擦去争吵,擦去黑夜,露出月亮,露出星星……

我的梦想是家。我画下一个家,让所有的往事都住下。我没有涂改时光的橡皮,但我可在画里纠正记忆。我画了我,披一身月色,哼着儿歌;再画上你,一起看满天星光,唱着情歌;最后,画上父母,倚着灯火,顶一头雪,念叨着回家路上的我……

过香积寺

□沈晏齐



刻着白色的狮子与麒麟,还有一些不能辨别的灵异动物,给人以肃穆之感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天王殿和善导塔。天王殿的木柱和门窗都漆成红色,雕梁画栋,飞彩溢丹,并饰以金色的装饰画,显得富丽堂皇。殿外,彩色的幡旗在空中安静地飞舞,在青石板上投射出灵动的影子。置身于幡旗影下的行人,总会在那一片飞舞的蝴蝶中驻足片刻,静思佛理的奥秘。

善导塔是为纪念净土宗创始人善导大师而建的,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。善导大师精通佛理,修为极深,曾感化一位屠户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”;更曾督造举世闻名的洛阳龙门卢舍那大佛,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。善导塔顶端已经毁损,青砖建成的塔身沾满风尘,砖缝间塞满了泥土,但不知为何没有生长藤蔓或青草,塔身四面均刻有笔法严整的楷书《金刚经》。一位僧人绕着塔身转圈诵经,每次经过塔身周围的鞍形古佛,他都会停下脚步膜拜一下。我试着模仿他的脚步,但总是不知不觉比他快了一些。我索性悄立静观。他的脚步平稳而安静,就像一口不紧不慢的钟,准确地敲在每一个节点上。但愿我在他的年纪,也能拥有如此安详的步伐和澄澈的心境。

离去时看到一位老太太将百元钞票放入了善款箱。她跪拜时总会将双手向上摊开,像是在向佛显示她的一无所有。我总是在想,佛真的需要香火钱吗?如果不用,那么这些钱只能供那些清贫的僧侣们日常花销。也就是说,金钱不知不觉成了人与佛相连接的中介,善导大师一生清贫,视金钱如身外之物,他后世的信徒们却用钞票祈求佛陀的庇佑,不禁令人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哀。或许认真诵读经书,研习佛理,用香火钱多行善事,才是一位信徒应行之事。

幼年时诵读王维的《过香积寺》,“不知香积寺,数里入云峰。古木无人径,深山何处钟。泉声咽危石,日色冷青松,薄暮空潭曲,安禅制毒龙”,对香积寺充满无尽的想象。我就读西安外国语大学后,得知被视为佛教净土宗祖庭的香积寺就在附近,于是特意选个冬日上午,走访一遭。

寺庙入口处树立着雄伟的牌坊,正中一座高大的石梁,正面为“香积古寺”,背面为“净土祖庭”,赵朴初先生的书法秀逸温润,两侧依附着两座较小的石牌坊,十分像我高一修学游时见过的徽派牌坊,是典型的五门六柱式。穿过牌坊,长长的白色大理石台阶将人引向大殿,阶梯扶手上雕

走春

□张建春

正月走亲戚,喜欢去农村,春刚立过,算得上是春天。

乡村春来早,早的是田野。荠菜肥嘟嘟的已在开花。婆婆纳和蒲公英,早在飘雪天就准备好了,几个太阳天过去,绿和花都从泥土里醒来,悄声地勃然。油菜和麦苗更不用说了,一浪一浪地,在小风吹送下,飘逸出喜悦的表情。

亲戚家恰在湖边,湖边早春好生湿润。走湖滩是不二选择。

早春的湖滩松软,双脚踩上,我听到的是式微的呻吟,呻吟来自绿的初潮,更来自一个个隐约的洞穴。我知道每一个洞穴都会守卫着一个生灵,它们也可能和我一样,正探出脑袋,寻访着湖的春天。我无意打扰早春的琐碎,明白湖的春天是由这些琐碎构成的,一匹虫、一只鸟、一棵草,甚或是一粒湖水。

半蹠在湖滩上,我和同行的妹婿探讨一块陶片的来历,妹婿有收藏情节,对古物有些研究,他执意说陶片来自宋或更早朝代。我不妄议,但对由湖水送来的陶片,还是充满了敬意,它经历了太多的时间,比我更早感知着春的讯息,我注意陶片的落脚处,周边小草冒芽,甚至它破损的缝隙,也有小小的绿在攀援。妹婿带走这陶片,还告诉我,它曾是装酒的容器,一直醉着的。

醉着期候春深,诗意得很。

滩涂边的渔船浅泊,幽幽的湖水荡漾着它的存在,风柔和,帆自然落下。休渔期,鱼在水深处,默默地啜饮早春的情,想“子非鱼,焉知鱼之乐”的曼妙,心跳加速,浅泊的小舟也上下波动。我还是看到了鱼浮游的影子,它们围船而舞,和船挑战,早春的网还在编织中,真正的春汛,得在桃红柳绿时。渔船空载,或许因空载,湖水更加轻松活泼。

一湖春水,任我畅然。

岸边的石有层次,书卷般一页叠一页。我感到了石心的跳动,它们自何方来,又将向何方去?能给出答案的,可能只有正在生长的春天。春天大气,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角落,卑微如草,铁心如石,春都会下功夫温存。我拣起湖石,它们光滑,所有的棱角已交给了水的冲刷,交给水去保管。不过,我依旧感受到沉甸甸的重量,重量有棱角,带来的是全新的气息,汨汨的向心坎渗去。有冬的刻薄,有升腾的水气、湖意,更多的还是春来时的股股怦然之情。

春水浇石,湖石会开花。

我开始懂得了鸟的激越。似春又非春,春意盎然要在动作和想像中实现。

中午在亲戚家小酌,蔬菜是从早春的地上摘下的,鱼来自湖水,却来路不明,休渔期,如何捕得?不明白。但都鲜美,啜上一口,就舍不得放下箸箸。酒也是从解冻的地里挖出的,据称已埋在地下二十年,果然醇和得很,一股子春天的味道。亲戚的家曾是一祠堂的所在地,丢弃的石件随处可见,为之酒又喝出了一层古意。祠堂的石件上刻着花朵,初春时仍旧灿烂,灿烂得说话,我倾耳去听,却嘈嘈杂杂,大意也就是,时光更替,春没有两样。酒不多,我竟醉得深。

难忘儿时看大戏

□郭旺启

“二月二,龙抬头”。这天前后,我们村里要唱大戏,请龙王,赶庙会。今年也不例外,村里请了外地的豫剧团在学校的戏台上唱戏,我也抽空去戏台下转转。台上的演员唱得咿咿呀呀,台下的观众看得津津有味,周围的商贩不停吆喝叫卖,爱玩的孩子四处追逐打闹,总之台上台下热闹非凡。

看着这一幕幕场景,我似乎回到了童年时代,脑海里也涌现出儿时看戏的许多场景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年一听说村里唱戏,我们就高兴得手舞足蹈,因为又可以放几天假了。大人们往往要提前在台下抢占有利的位置。家里有长条凳的,最省事儿,扛到戏台下占好地方就行了。没有长条凳的也不碍事,找四根一米多长的粗木头,用铁丝从中间绑好成X形,两头各放一个,中间再放一块结实的长木板,就行了。大人们占好了位置,就急忙四处邀请附近的亲戚来看戏,也顺便唠唠家务事。

唱戏都是在下午和晚上,“咚咚锵”一阵锣鼓声后,大幕布一拉开,戏就开始了。记得那时候唱

的最多的是《窦娥冤》《拾花轿》《铡美案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狸猫换太子》等豫剧。

我们小孩子呢,说实话,对看戏是不大感兴趣的。唯一还能吸引我们的就是武生的表演,他们拿着刀枪棍棒在台上打打杀杀,倒也颇为热闹。要说最感兴趣的,当然是玩和吃了。玩什么呢?除了在台下东走走西逛逛外,就是找个条石坐下来打扑克。扑克玩得最多的是打升级,四个人一玩就玩到戏散了,天黑了,我们还意犹未尽。吃什么呢?印象最深的是膨香酥和甘蔗。膨香酥(有的地方叫玉米棒)的价格不贵,一根才1角钱。我们会买上一两根,再折成好几截,套在手指上,然后左手咬一口,右手咬一口,吃起来又香又酥,感觉倍儿爽。

大戏连着唱四五天,也就结束了。台下的条凳和木板被大人扛走了,戏团的人去别的地方演出了,而我们也该继续上学了。难忘儿时看大戏,因为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呀!